

李治曰少壯者

孫子兵法德檢討

彭區緝題

民國三十四年



周 序

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工作，大抵宋代以前注重它的应用，像曹操删注《孙子兵法》，诸葛亮称他：「用兵仿佛孙吴」，可见是由于研究了解而能运用的实例。所谓「读有字之书，悟无字之理」才是活的研究工夫。但宋代以后，有些人转而注重考证，考证固然也是研究学问的一种方式，但是假如专寻书外的典故，对于书中的深意与作用反而疏忽，那样的研究，心然成为买椟遗珠的空泛工夫，甚至「作为无益害有益」，这样的钻研，似乎是不足为训的。像宋儒叶适陈振孙等，考证该书为托名假手的作品，近代历史家梁任公钱宾四先生等，也认定该书是孙臆所著，而非孙武的作品，近代有人说是孙武原著，孙臆增益的，也有人说孙武孙臆实系一人的，都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题外文章。其实《孙子兵法》遗留千古，乃是因其书而非因其人，这书中的真价值，绝不因其作者谁何，而有所增益或贬损的。因此关于作者的考证，尽管承认他是斩闾阎宠姬的孙武也好，抑是灭庞涓雪愤的孙臆也好，应属无足轻重的问题，存而不论，当无不可。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应该燃起如炬的眼光，伸张如犀的脑力，寻求其中真的价值，发挥活的运用，藉以加速挽回民族的厄运，挽救国家的危机。

总理昭示我们「人类的历史以民生为中心」，又说「无论个人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这些话贯通了全部人类活动史。如加以扩充，万物的一切活动，几乎都为的是生命的保持与延续，攻击性的动物会传给它下一代的掠夺技能，

防守性的动物，会传给它下一代的守卫本领，人类的传留，除五官肢体的技能外，思想的产业，尤为特别宝贵。中华民族能够历万劫而不磨，垂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可以说是仰赖列祖列宗先圣先贤思想文化产物的恩赐。在文化上、思想上，他们传与了后代自强自卫的能力，乃保障了民族的生存、发展与繁荣。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系以公平正义为前提，绝非任人宰割的苟且生存，我们的文字以止戈为「武」，因为感化作用有时而穷，须靠运用高超的技能、思想与组织，方能制裁暴力，破除障碍。在教我们自强自卫的民族遗产中，《孙子兵法》一书，可算最辉煌卓越的精品了。它在军事上贡献的伟大，不但我国兵书无与伦比，世界各国的作品，也可说无出其右者。尽管有人从其它的观点来研究《孙子兵法》，譬如专从哲学的观点称赞它的深奥哲理，或专从文艺的观点叹赏它的绝妙好辞，但《孙子》一书，是以军事运用为中心，当为不争之事。我们研究兵法，如不能从中撷取保卫国家复兴民族的应用法则，即有千言万语，虽多亦奚以为。尤其现在是国际竞争空前剧烈的时代，是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关头，总统昭示我们要把哲学的原理、科学的精神和兵学的运用综合融贯，反攻复国的大业才可提早完成。《孙子兵法》中哲学原理与科学精神兼含并包，诚为匡补时艰的重要经典，值得每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就其运用，加以研究发扬的。

李浴日先生研究孙子工夫的深切，大家认为迈绝古今，他尝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孙子每一种思想的运用，所获结论，比一般人较为平允而切实，不幸他已中道摧折，是复国中兴期间一大损

失，幸而他的研究作品已由其生前友好整理付印；睹其遗稿，弥足珍贵，书存人亡，感念良深，特介数言为序。

周 至 柔

中华民国四十五年八月八日

黄序

《孙子》一书为历来言兵事者所祖，举凡行军用兵之道，进退攻守之方，与战争之相关系者，无不弥纶毕尽，穷极至微。孙子齐人，著兵法十三篇于吴王阖闾，试勒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迁作传，语焉不详，仅云世俗所称兵旅皆道十三篇而已。后世疏释之作虽多。大抵囿于一得之见，而遗其军事运用之大。自魏武撰批注略，其义大明。往昔名将，著旗常之绩，成铁券之勋，盖皆有得于孙子。近世以来，列强之言兵者，亦莫不推崇十三篇以为兵学之津梁，就余所见，西方诸家之述造，其所谓战争之原则原理，殆未能踰出此书之范畴，是诚经天行地，放诸四海而皆准也。

吾民尚和平而不废武备，自上古即有弧矢之利，《论语》亦云「足食足兵」。其于兵也，则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故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也」。与德国兵学家克劳塞维慈所谓「战争乃政略之目的」，陈义更高。抑又论之，自第一次欧战以后，战争之技术由平面进至立体，动员之范围，由军事及于全民，武力之坚强，士气之旺盛，经济资源之持久，固其余事，而国民精神之固结，实为制胜之首要，此近代西方知兵者之见，与孙子所云「令民与上同意」之旨，若合符契。衍义以明，彼之所谓精义原则者，亦即吾之所固有，诚无所用其疑骇，但国人未之深亮训说，于先民之遗产，不复厝意，一以驰鹜于外，是罗者犹视蕪泽而忘鷓鴣已翔于太空之表矣。

缘昔以兵学为儒学之至精，兵之有学，在古侷于六艺。今则兵学实为科学之至精，今日之战争，亦即科学之战争。贯通兵学科学以至哲学指导战争进入艺术化之最高境界，允当取精补苴，不容自是。而于先民之教，光而大之，总统示之详矣，此有待于吾好学慕道之士，覃思深索者也。

李浴日先生穷毕生之力，以治兵学，于中外兵家之著述，独有孤诣，所撰《孙子兵法总检讨》一书，剔抉幽渺，系统井然，发前人之所未发，可谓尽得十三篇之秘窍。惜乎盛年凋落，不克竟其宏抱，伤哉！然而人虽云亡，遗泽长在，其书将付之剞劂，以飨世之好学者，余知兹书之出，亦犹閤室之孤灯，寸筵之微扣已。因序其端，兼志余之私痛焉！

黄 杰

中华民国四十五年八月

刘序

国父有云：「复兴民族赖于文化，建立国家赖于武力。」这显然说明我们建国必先建军，建军还须建学。所谓建学，最主要的在于固有学术之发扬与新的学术之创造。提到我国的学术，原有深厚的基础。儒学如孔子的著述；兵学如孙子的作品，其微言大义，诚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可是近数十年来，由于西方文化东渐，有些人炫惑于他们的声光化电之学，竟对我国固有文化失去信心，甚且存有鄙薄扬弃之意。即就兵学而言，他们祇知求取外国的兵学知识，醉心于鲁登适夫、克劳塞维慈、约米尼、李德哈达等兵学著作，对中国兵学的瑰宝，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反眇加以阐扬与运用。本来鲁氏等的著作，固各有其优点与真价，值得我们参研取法，然而一味舍己耘人，究非振兴本国学术之道。我国近代以来，由于此种原因，在军事学术上尚缺乏一种具有体系的中心思想，以致形成兵学的荒芜落后现象。有人将兵学比之刀背，战力比之刀锋。没有厚实的刀背，决难望其刀锋披坚执锐，历久不缺；同样没有深湛兵学修养的人，决难望其编练一支坚强的军队，以发挥雄伟的战力。因是在我们日前建军复国的时期，尤不可不从事兵学研究，以建立中国新兵学之体系。

至于如何始能建立中国新兵学的体系？我以为必须循着两条途径进行：一为中国古代兵书的整理阐释；一为世界各国兵书的翻译采撷。就其二者，留长去短，取精用宏，融汇中西，贯通今古。然后才可以建立中国的新兵学。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有一句

最简括，最精粹的话，所谓：「兵法无他，人情而已，物理而已」，果能精通人情，穷究物理，即为兵法之极致。今日我们欲建立中国新兵学，要亦不能离此原则。惟兹事体大，非一蹴可几。单就整理阐释中国古代兵书而言，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古代兵书文辞体裁与现在不同，措词诘聱，命意深邃，倘用现代语文加以阐明，非有浚明的智慧和精到的工夫，则不易有正确而切合时代的释述。如《孙子兵法》中之「道、天、地、将、法」五事，总统说：「道便是主义。」这种解释之正确简明，实无有出其右者。如岳武穆有云：「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前一般人都把「存乎一心」，误解为存乎主帅一人之心，只着重一个「心」字，而轻视了一个「一」字。蒋百里先生则认为「一心」二字，应当视为同心同德，动作一致，精神一致，而限于主帅一人之心，这与《孙子兵法》「上下同欲」的意思是很相近的，这种解释，又是何等正确而切合时代。故中国古代兵学虽有无限宝藏，若无人善为整理，则此浩如烟海之古籍，实无从提其纲挈其领；若无明确之解释，则此诘聱深邃之兵书亦无以阐其幽而发其微，更谈不到新兵学体系之建立与运用了。

吾友李浴日先生，鉴于中国近代兵学的荒芜不整，乃毅然从事中西兵学的钻研，期能建立中国新兵学体系，其抱负之闳伟，逾于寻常。十余年来，曾创办「世界兵学社」，编撰定期的《世界兵学杂志》及其它专书甚丰，均已先后出版。又从海内外搜罗中国历代著名兵书三十余种，且有若干珍贵版本，准备辑成巨帙，印行于世。这些编著与选辑不仅对过去中国兵学，获得相当

整理与阐扬的功效，而于未来的中国兵学，更有莫大的启发作用。

他在许多编著中，尤以对《孙子兵法》之研究，最为精湛。除生前所出版之《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脍炙人口外，复陆续著论达十余篇，并选辑其它作者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要著作，集为《孙子兵法总检讨》。他以现代的兵学眼光，从各方面来检讨分析《孙子兵法》，确有其独到的见解，与正确的论断，洵为研究兵学者所不可不读之书。

在今日重建中国新兵学的进程中，像浴日先生这样一个淡泊名利，好学深思，孜孜不倦的人，诚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深深地钦佩。不幸天不假年，赍志以歿，殊令人痛惜不置！兹李先生生前友好将他的遗著《孙子兵法总检讨》一书，梓印行世，我认为这本书是他最后心血之所寄，且以其毕生尽瘁兵学之精神尤未可湮而不彰，爰缀数语，以为之序。

刘 咏 尧

中华民国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于台北

自序

《孙子兵法》是古今兵书的代表作

《孙子兵法》是世界兵学的最高峰

《孙子兵法》是军人必读的大经典

上面这些评语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有如每一个佛教徒不能不读《灵楞经》，每一个回教徒不能不读《可兰经》，每一个基督教徒不能不读《新旧约》，同样每一个军人不能不读兵经——《孙子兵法》。因为它会给你更多的启示和鼓舞。

孙子虽然是二千几百年前的人物，但他在兵学上竟能完成一部空前绝后不朽的名著，真令人惊叹不置！日本兵家称为：「孙夫子」，又誉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及「古来帝王的秘本，将相的秘本，及其它一切斗士猛士的秘本。」迄今译本遍英、美、法、俄、德、日诸国，已成为举世推崇的一部伟著。

我国古代的《武经七书》，其中亦以《孙子》为最著，如《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虽亦各有其特色，但比之《孙子》却差得远了。故曹孟德有：「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的赞语。

《孙子兵法》在宇宙间，宛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它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即其所建立的兵学理论，是最高的原理原则，不涉于枝叶末节，以此供人而做千变万化的妙用。在过去的时代里，固成为金科玉律，即到了现代，不管在总体战争抑或立体战争甚至原子战争，均不失其伟大与光华。

春风秋雨，我研究孙子也有二十年的岁月了，除了我曾刊行过我所著的《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外，仍感觉未能有多大的贡献，因为《孙子》一书确是太博大太精深了！故自拙著发表后，我对于孙子研究的工作，始终还是在继续着，这几年来，复写成了有关研究孙子的文字多篇，此外并征集到一部份同好者的宏著，我现准备将其合在一起，用《孙子兵法总检讨》书名付梓，使读者先后读此两书——姊妹篇，得到全面和再进一步的了解，倘能因此而引起读者对孙子研究的兴趣，则日新又新，定能光大我先哲之学说思想，以完成我们今日建军的目的。同时，我还望读者能以孙子的真理，来衡量目前共产主义必败的命运，以坚定我们反攻必胜的信心，也希望西方民主国家能运用孙子的真理来消灭我们的共同敌人，则更是作者之本意了！

李 浴 日 序于台北

民国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孙子兵法》原文的考证

不应再有所怀疑了

站在中华民族文化上，中国国防建设上，不容我们对于这一部经典——「民族之魂，国防之宝」的《孙子兵法》有丝毫的怀疑了。

因为我们既用它来御侮图存，却又怀疑它，这是何等矛盾！其影响所及，徒足损害吾民族的自尊心与国防的自信心而已。

任何一代的兵家，无人敢说《孙子》是一部伪书，我读过日人研究《孙子》的著作达数十种，亦无人稍抱怀疑的态度，都是异口同声的推崇备至。独自宋代以来，有些文士却持怀疑的见解，谓《孙子》非孙武所作，或为孙臆所著，如宋儒叶适因不见《左传》有孙子的记载，便武断《孙子》之书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林处士所为。可是以《孙子》这样一部古今无匹的伟著，难道山林处士可以写得出吗？至于说孙子不知果为何代人的宋儒陈振孙，徒见其浅薄而已。到了近代，有些学者说是伍子胥所著，更为滑稽。如果这一部杰作是伍子胥手著，伍子胥既做了大官，又能写出伟著，何不直书己名，既可以炫耀于时，又可以扬名千古呢？我想这是绝对不会有。又有「中国历史精神」的作者钱先生亦赞同梁启超先生的意见，说是齐国孙臆所著，这也是不正确的。考《孙子》十三篇始于历史家司马迁，如《史记·孙子传》载：「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当然以这一个记载为最可靠的。司马迁为汉代太史公，继承父业（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职掌天文国史），曾漫游大江南北，博访周谘，搜集了不少

资料，又恹集金匱石室之藏书，不知根据了多少竹书、木书、帛书等资料来作《史记》，每一记载，当是根据原始资料，不会捕风捉形，随便下笔的。看他在《史记》上引用了不少孙子的话，足见他亦为熟读《孙子》的一人。至于秦始皇焚书，系烧掉六经（因儒生根据六经来非议秦皇），并非烧掉杂家的书，《孙子》为杂家之一，常时秦皇正需要运用它的原理来建设国防，如万里长城等，及抵抗向北部入侵的匈奴，更不会把它烧掉，故它必定完整无缺。又司马迁生距周敬王时四百年不到，传闻上亦不致误张冠为李戴。而后人凭一时的一知半解或一些文句的推测（有些文句或为后人增入未定），乃武断《孙子》为孙臆所著或他人所著，妄图推翻司马迁最早而最可靠的记载，以减低《孙子》的价值，打击中国民族兵学，阴售其「重文轻武」之奸计，又博得「创见」之名，这样，试问于学术上有何贡献？对于民族国家又有何裨益？

《孙子》的篇数问题

同时，我也是赞同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在《孙子提要》上的论证，谓《孙子》「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于武也。」故唐张守节于著《史记正义》乃引梁阮孝绪的《七录》之说：「《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卷。」以解决此悬案。但依我的研究：除十三篇原文外，其余六十九篇及图九卷或为孙子后来所作的遗文，或为其后世孙臆所作的专论，或为后人所作的批注附于其末亦未定（请参阅拙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的总论）。近见有擅把十三篇割

裂分为八十二篇，以符《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徒见其牵强造作而已。

被外国人誉为世界军事天才之一的曹操，他为注释《孙子》的第一人。他是一个名将，也是一个名作家，根据他的考证，他是赞同司马迁的记载的。他序《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篇。」以曹操的天才与学问，左右又有无数兵家为助，他既读其书，又批注其书，既称十三篇，当有所本，绝非盲目附和司马迁之言。不过他却说：「而后世人未知深亮训说，况行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可见《孙子》自流传于世后，后人写了许多批注（即训说及行文烦富，也许是指多出的六十九篇）附于其中，多失其旨要，故他特加删削，另为批注，成为流传至今的曹著《孙子》。但陈振孙因见杜牧说：「魏武帝削其繁剩（或即原有批注，或所多的六十九篇），笔其精粹，凡十三篇，因批注之。」的话，便怀疑十三篇为曹操删削而成，实因他未读通杜牧的文章，而杜牧亦未研究清楚曹操的序文，故行文稍有语病而已。

真的，孙武所著兵法是十三篇的。既有司马迁载称于前，又有曹操断证于后，是无可怀疑的了。

《孙子》的字句问题

不过十三篇经过二千多年的流传，相信字句上难免不无一些不能存真之处，这是我敢断言的。从历代字体的变迁来看，孙子

当时所作的十三篇，其字体是用大篆写的（亦称古籀，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后大篆改用小篆（秦李斯作），所有古书又要由大篆改为小篆。汉代又改用隶书（秦程邈作），后又由隶书改为楷书（始于后汉王次仲，备于魏锺繇），字体上像这样的改变，而十三篇在每一次的改变又要重写一遍，在这重写之中，难免不无错误之处。又春秋时所用的写字工具是用竹条或笔蘸漆或墨写于竹简或木板（不是用刀刻，是写错时用刀削去）或布帛上，汉以后用纸（自蔡伦造纸始），因所用的工具不同，辗转誊写，亦难免不无错误处。又当写在竹简上时，即一片竹写好之后，便用皮条或青丝编串起来，成为一篇或一部，日子久了，皮条或青丝断了，或遭天灾人祸以致散乱，后人把竹简穿错了，弄得上下文不相连贯，便成为所谓「错简」。又因竹简散乱了，有的遗失，后人无法找全，权把它编串即来，便又成为所谓「脱简」，此外也有「断简」的，即断了的竹简，无从找到的也有。我们今日细读十三篇，间有此感。明代《孙子》注释家刘寅、张賁等就怀疑「军争第七」与「九地第十一」有错简之处。又《孙子》的原文，以流传日久，难免不无好事者流，或自以为是之辈，间加增删的情事，因之在各版本的字数上间有多少增减之处，现我所根据的系民国三十七年在苏州虎邱所修建的「孙子十三篇全文碑」，该碑全文共六千一百零八字，这是我们当时根据最古的宋版《孙子》，并参照明版《孙子》，清版《孙子》（清代考据家孙子五十七世孙孙星衍校订本）校订而成，堪称定本。当时我发现孙星衍的校订本较之宋版本在字句上稍有增减之处，例如宋版本为「始计第一」，孙校订本则为「计篇第一」，宋版本为「军形第四」、「兵势第五」，孙校订本则为「形篇第四」，「势篇

第五」等等，又如宋版本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始计第一），孙校订本：「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彼此对照，孙版本则多了三个字。宋版本：「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军形第四），孙校订本：「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是孙校订本又多了两个字。宋版本：「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第十一），孙校订本则多了一句，且在造句上，亦有出入之处，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等。不过倒不重要，为数亦有限。中国古书皆有此种情形。虽说十三篇以流传日久，不无多少与原文相出入之处，起码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存真。

《孙子》作于何地问题

孙子生于周敬王之时，而十三篇究作于周敬王何年？费时若干？无史可考，不能臆断。不过他不是作于北方的齐国，而是作于南奔之后的吴国，可断言的。考孙子为齐国孙书之孙（孙书伐莒有功，封于乐安，请参阅拙著《孙子兵法新研究》的总论），生长于武将之家，家学渊源，尤喜精研历代战史与兵法，在奔吴前，一定干过武职，打过仗，且具有卓越的天才与实战的经验。但因不得志于时，又因田鲍四族谋作乱，故愤而奔吴，奔吴之后，得知于伍子胥，子胥欲荐之吴王阖闾，乃先作兵法十三篇以献。可见十三篇是作于南方的吴国，今日我们从十三篇的文章上看来，亦可判断是作于南奔之后的吴国，即今之苏州。（附注：

清孙星衍曾在苏州虎丘山麓建祠以祀孙子。中国现代兵学界亦曾在该地建碑纪念孙子，见《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追记》。）

最近偶一读《孙子》兵势第五：「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这句话，不禁有所感。长江以南，地势多山，与长江以北、黄河流域一望千里的平原迥异，南方有些河流在大雨中，其水势真如天上而来，「漂石」是很普遍的现象。又孙子当时在由北到南的奔吴旅途中，通过千山万水，这位哲人不免到处考察地理，及观察自然现象，故他在十三篇中甚多论及山地的形势。而十三篇之作，也许在这孤寂冷静的旅途中，已打下腹稿。至于北方平原，地势平坦，河流缓慢，开封以东的黄河，就是最好的例子，「漂石」是不可能的，其实亦无石可漂。孙子当时为得到吴王阖闾的用己，故多用南方的地理名词去激发吴王，如虚实第六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九地第十一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又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样合乎情理，取喻切近动听。故梁启超先生等谓为「齐孙子」（孙臆）所作，即作于北方的齐国则不对。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术家，但在这一点上殊欠高明。正如曾国藩为清代一个大军事家，但他却不信韩信破魏豹以木罌渡军，破龙沮以囊沙壅水的事（见《曾氏日记》），使我不得不在拙著《兵学随笔》上予以辩正，这也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居今之日，我们应如何致力发扬孙子以供实践，再来动笔考证《孙子》，似无多大意义。惟因有感于世人往往被那似是而非的见解所迷惑，故特作斯篇，并以就正于高明！

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

民三十六年夏，我重游西子湖，在杭州市旧书摊上，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同时也在浙江图书馆把《四库全书》中的《孙子提要》抄录下来，这总算不负此行了。

《孙子提要》

臣等谨案《孙子》一卷，周孙武撰，考《史记·孙子》列传载：武之书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乃载：《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故张守节正义以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两卷。杜牧亦谓：武书本数十万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不得以后来所益者为本书。牧之言，固未可以为据也。此书注本极伙，《隋书·经籍志》所载，自曹操外，有王凌、张子尚、费邕、孟氏、沈友诸家。《唐志》益以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孙鎬诸家。马端临《经籍考》，又有纪燮、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欧阳修谓兵以不穷为奇，且其说者之多，其言至为有理。然至今传者寥寥。应武举者所诵习，惟坊刻讲章。鄙俚浅陋，无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于录。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叶适以其人不见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闾閻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于武也。

乾隆 年 月 日

恭校上 总纂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这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提要，尤其断定十三篇为孙武所自著，非后人所杜撰，更足以粉碎一些怀疑派的见解。在未说到本题之前，特先录于此，聊作本文之开场白。

本文所指的明版《孙子兵法》，系明代解元锺吴何守法先生校音点注，出版于万历三十二年，全书共分六册，字体清秀，完整无缺，忆前在中央研究院举行之古物展览会上见有一本宋版《孙子》，今又得一部明版《孙子》，真算一饱眼福了。又，我曾购到商务印书馆影印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的《宋本武经七书》（内有《孙子》）但该书却无批注。

这一部明版《孙子兵法》原为何守法著《武经七书》中之一种，全书共六册，系参照十一家集注，及张贲、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等批注——「诸说而全注之」，并益以「鄙见」——「旁搜博采，寒暑不辞，稿凡五易，纸及千张。」（连其它兵书六种），古人著书，其认真可见。

这一部书的批注确有独到之处，在这里未能尽举，仅将其《孙子十三篇源委》及各篇「大旨」原文录之于下，以供关心《孙子》者参考。

《孙子十三篇源委》

按《吴越春秋》云：「吴王登台，向南风而笑，有顷而叹，群臣莫晓其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和善，此《孙子兵法》所由始也。」《史记》云：「孙子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

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此兵法凡十三篇所由名也。」然《汉艺文志》又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亦云：「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粹。」然则《孙子》之书，岂果前之篇数烦多，而今十三篇，乃魏武注之而删定欤，俱未可知。但美之者，如郑厚则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其辞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五代张昭则曰：「战国诸侯言攻战之术，其间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惟《孙子》十三篇而已。」宋儒戴少望亦曰：「孙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据此三说，后国子司业朱服，校定七书，以《孙子》为首者，或有见于此。其刺之者，如高氏子略则曰：「兵流于毒，始于孙武，其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或亦曰：「孙武以此干吴王而止于疆霸，魏武所得于武子，至为精详，然终不能吞吴兼蜀。」据此二说，后遂讲武子，虽伐楚入郢，亦有三失者本此。或又曰：「孙武事吴，功显赫若此，而左氏不载，必本无是人，乃战国辩士，作为是书，妄向标指，未可知也。」据此说，则不惟疑十三篇非原书，并孙子亦疑其无斯人矣。谨皆存之俟考，愚今无暇究十三篇之先后，孙子之有无，姑据其所作评之，其书先计而后战，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智、信、仁、勇、严，与太公之言脗合，至于战守攻围之法，山泽水陆之军，批亢捣虚之术，料敌用间之方，靡不毕具，是以战国以来，用兵者，从之则胜，违之则败，虽一时名帅，莫能出其范围。故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注之者二十余家，今据集注与直解所列，仅见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皙、何氏共十一家，并郑友贤遗书，其张贵注，

刘寅谓止记大略，余俱亡之矣。近又有郑灵本义，杨魁讲意，赵本学注。但诸说虽存，矛盾者多，第恐犹不足以发扬《孙子》之旨，俾学者知归缩变通也。遂不揣鄙浅，妄以蠡测之见，折衷诸说，僭为注释于下，以请益于四方高明云。

《孙子》十三篇大旨

始计第一 此篇凡五节，首「兵者」至「察也」，是一头，次至「不胜」，言君与大将经校于庙堂之上，而胜负可决，又次至「去之」，言大将选用裨将，而授之以计。又次至于「先传也」，言因利制权之妙。末则总结前文，多算胜，少算不胜，以见计为要也。夫兵贵万全，不宜浪战，君将用兵之初，能先知彼我情状，计定而后战，则战无不胜矣。若临机制变，在于将之自裁，安可逾度乎？故以〈始计〉为第一篇。

作战第二 庙堂之上，计算胜负已定，然后可战，故以战为第二，所谓作者，鼓之舞之也。盖战为危事，久暴于外，必有钝兵挫锐，屈力弹货之害，而欲速胜以免害，非鼓舞士卒，使之乐于进战不能也，然作之之道有三：激之怒而气奋也；诱之以利，使贪得而勇往也；赏费表异之，使之显荣而愿致其身也。再细玩之，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通篇凡五节，首至「举矣」，言兵之兴，人众费广，次至「足也」。反复言速则利，久则害，惟善者能因粮而足用。又次至「十石」，言因粮之利；又次至「益强」，言作之之法。末「故贵」一段，则总结之，又警将之任重也。或曰：作，制也，造

也，谓庙算已定，即计程论费，制造战事也。孙子因昔之好兵者，住往日久费广，以致民穷祸起，故于〈始计〉之后，即陈其所费，勉其速胜，以为万世之法。惜汉武隋炀，复不悟而犯之，此则专主制造战事说。盖以作士之气，在深入不得已之际，非出师之初也，岂知战以气为先，盛则胜，衰则败，何分于先后哉！必以作气速战而胜说为正。

谋攻第三 谋，亦计他，攻，击也。或曰：合阵为战，围城曰攻。夫观上二篇庙算已定，战气已鼓，虽为可攻，而攻之以威力，则未免决胜于锋镝之间，纵能歼敌，安保己之无伤。故不若先定其谋，持重万全而后攻之，使敌人之自服，此〈谋攻〉所以次〈作战〉而为第三也。然在作战也，欲拙速而取胜，不欲巧久而钝兵，此则欲全争于天下，不欲破人之军国，孙子不得已之情见矣。惜乎！生事喜功之人，犹驱无辜以强战，而卒致两败俱伤，独何心乎？通篇凡七节，首至「善者也」，言谋胜而全之为善，战胜为次；次至「灾也」，言不待谋成而忿攻之失。又次至「法也」，言谋攻不久而全争之法；又次至「擒也」，言用谋众寡之用；又次至「必弱」，言将谋周隙之异；又次至「引胜」，言君不知政事，而乱其谋之患；又次至于末，言五者为知胜之谋，而引古语结之，有次序，有肯綮，非泛常作也，学者当熟玩之。

军形第四 军形者，彼我两军攻守之形，虽因情而著，实谋为隐显者也，谋深则形隐，而人不可知，谋浅则形显，而人皆可见。故次于〈谋攻〉为第四，大抵此篇主于先能自治，秘之莫测，然后徐察敌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妙，非示诈形误敌者比也。诈形乃形势后之事，放至虚实篇方发之，世有不先务本而专

事诈者，岂孙子意哉？细玩之，当分七节看。「昔之」至「不可为」，首言立先胜之本以待敌；次至「全胜也」，引上攻守之善以明其效；又次至「聪耳」，言胜于有形者不为善；又次至「败也」，详言胜于无形者为善；又次至「之政」，言称善用者由道法；又次至「生胜」，言上古营阵之法；末铢铢积水，总是喻攻守之形。然一篇虽以军形名，而议论反复，有如风生中间不露一形字。至末方点出，何其妙欤！学者最宜深味。

兵势第五 上篇言形，此篇言势，盖微露其端，而使人莫测者，形也。奋出疾击，而使人莫御者，势也。兵形已成，犹必任势，然后可以致胜，故次于〈军形〉为第五。当作五节看：自「凡治众」至「实是也」，是引起奇正之义；次至「孰能穷之哉？」是喻言奇正无穷；「激水」至「发机」，是明兵势之妙；「纷纷」至「待之」，是明势之有本。「故善战」至末，则言善战必资于势以结之，大抵此篇所谓势者，即营阵奇正之法，奇辅正而行，出之不先不后，适合其宜为贵，篇中投卵击石发机激水之喻，至明且尽矣。李卫公六花阵，正得于此；世人不善读《孙子》，每恨不及阵法，殊不知上篇度量数称胜，及此篇所言，皆阵之要旨。诚能以孔明八阵图参而推演之，则古人秘于千百世之上者，悉可得矣。

虚实第六 形篇言攻守，势篇言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生，故此篇次于势为第六。然是虚实也，彼我皆有之，我虚则守，我实则攻，敌虚则攻，敌实则备。是以为将者，须识彼我虚实，不识虚实而用兵，则当备而反

攻，当攻而反守，欲其不败难矣。篇中虽语句杂出，立意烦多，而沉潜玩之，节节俱有次序血脉，已于每节下提明，故不复总分，然约而言之，不过教人变敌之实而为虚，变己之虚而为实，以施攻守焉耳。观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

军争第七 兵道贵实而恶虚，即知彼我虚实之情，然后可用军以争，故次于〈虚实〉为第七。所谓争者，谓两军相对，凡便利之事，无不欲先人而得之，非止于争地利已也。大抵篇中自军争之法以上，多言争胜，盖利于我，则我胜，利于彼，则彼胜，安得不争乎？争胜争利，其争一也。再细玩之，自「凡用兵」至「军争」是头，次至「计者也」，是释争之所以难。又次「军争为利」二句，总言不知迂直有害；「举军」四句，即明上众争为危，自「是故」至「二至」，是申则不及；「是故军无」三句，是申辎重捐；「故不知诸侯」至「地利」，又是言争利之要以起下文；「故兵」至「争之法也」，是言军争之法；「军政」至「耳目也」，是言用众之法；「三军」至「变也」，是言四治之法；末「故用」一段，是言用兵之法；见有此四法，方可以得利也。故善用兵者，欲与敌争，能先以身处敌地，为敌人料我之计，而诈形以应之，复逆料其所不料者，而轻速以出之，此所以可转迂为直，变患为利，然必争而得之，此其为难。后详揭四者之法，殆争之本也；本不务而徒强争，岂全胜之道哉？

九变第八 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常之反为变，凡兵有常法，有变法。如上篇军争之法，是道具常也，此篇皆以不

必争为言，则变矣，学者当兼通之。若但知守常而一于争，不能临时应变，知其中又有不可争之处，谓之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矣。故孙子历举〈九变〉以次于〈军争〉为第八，观篇末复拳拳以思虑备防为戒，以必死忿速为贱，真用兵之龟鉴哉！或曰：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甚非。

行军第九 行军者，谓军行出境，其次舍须择便利也。欲便利，必知变斯可以能之。故次于〈九变〉而为第九。然名虽止于行军，而篇首以「处军相敌」并言者，盖以所居之处，有水泽山陆之不同，所经之路，亦有坑塹险阻之不一，偶与敌遇敌又有动静进退之迹，阵蔽疑似之形，治乱虚实之说，此皆当明于驱避，精于察识者。若在己之军，处之不得其法，在敌之情，相之不得其真，必有败衄之祸。孙子所以详析言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而终之以令文齐武，可谓周备无遗矣。但或又疑行军当在作战之后，越六篇而方及之何耶？殊不知形势虚实争变者，乃兵家之计，而处军相敌，则兵家之例程也；必有其计，然后可同其式，列之于九，则不惟有缓急之分，亦有先后之序；故读者能即此求之，则十三篇之编目，皆可知其有微意存焉也。

地形第十 地形者，山川险易之形也，凡行军，必使军士伺其伏兵，将乃先自视地之形，知其险易，因而图之，然后可以立胜，故次于〈行军〉为第十。细玩通篇之义，作五段看，自「地形有通」至「察也」，言地形，及因地制宜者六。自「故兵有走者」至「察也」，言兵名，及将自致败者六，皆举其目于前，而释于后也。自「夫地形者」至「国之宝也」，言地虽兵之助，将尤贵知之以料敌，知否而胜败殊，进退而咸当保利也。「视

卒」至「不可用也」，又承言将为国之宝，当得抚用士卒之法。「知吾卒」至末，则总言敌与吾卒与地形，皆须知其可击否，见不能全知者，止可半胜，惟知者不迷不穷，故复引古语以结之也。夫上篇「处军相敌」，已兼地形矣；此复出之者，因上篇之形，乃军行在途所经之地，尚有未尽，此篇论战场之形势，安营布阵之所也。吴起地机，正见于此，盖虽有智勇之将，精强之卒，若阵之不得其地，犹走良骥猛虎于藩淖中，不惟难逞其技，立见其危。是以将宜熟之于平日，而慎之于临事，不可妄驱士卒于非地耳。大略文意，多同于前〈九变〉、〈行军〉绪篇，学者详读自见。

九地第十一 九地者，用兵之地势有九也。上篇言地形，乃地理自然之形，可以安营布阵者，以宽狭险易言之。此篇言九地，因师之侵伐所至，而势有九等之别，以浅深轻重言之。上篇但举其常，此篇特指其变，故篇内有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此地形、九地，所以分为二也。然虽有其地，非将裁处之，未必得利，故次于地形之下而为第十一。细玩之，通篇作十二节看，自「用兵之法」至「有死地」，是先举九地之名；自「诸侯自战」至「为死地」，是释九地名之义；自「是故散地」至「死地则战」，是着处九地之法。自「古之所谓善」至「不戒也」是善将能乱人而已不乱，夺爱惟在于速；自「凡为客」至「不可测」是言为客深入之三策；自「投之无所往」至「不得已也」，是错陈极论兵在危地，必同心相救；自「将军之事」至「察也」，是言士之同心听命，其机又在将之能颠倒；自「凡为客」至「不活」，是重举处九地之变法，自「为客绝地」至「不

活」，又是以九地之变，重申为客之道。「故兵之情」一节，是重申兵士深入之情。自「是故不知」至「王之兵也」是重举军争篇文，见知之斯可深入，不知者非霸王之兵。自「夫霸」至「其国可隳」，是又明霸王兵之甚强。自「施无法」至末，则皆是申将军用众之事，攻敌之妙，以终上九地之变三句也。然其所处之法，虽有九者不同，大要皆本于人情，将能深达人情，驭之以术，发之以机，则人可用而地不困，此孙子作书之旨也。但又意虽精，辞觉重复，姑依本文解之，读者融会而不拘泥焉，斯善学孙吴矣。虽然，静幽正治，尤将之本也，自非内有静幽之智，外有正治之才，天分迈常者，安能颠倒百万之众，加弄婴儿于股掌之上，变化莫测，运用无方，假至败以为功，保生全于万死哉！噫！用兵如此篇，诚可谓神妙之极矣。或曰：九地者，欲战之地有九也。或曰：胜敌之地有九也；或曰：用兵之利害有九也。

火攻第十二 火攻者，用火攻敌也，伤人害物，莫此为甚！其原起于鲁桓公焚邾娄之咸丘，后世遂有之。但兵为国之大事，用之已出于不得已，至于火攻，宁非犹不得已者乎？仁人君子必不忍为，而孙子乃以之次于九地者何，盖欲使速于战胜，非火不可，而使奸细潜行于敌以用火，亦非先知九地之形不能也，故次于〈九地〉为第十二。通篇作八节看，自「火攻有五」至「火队」，是言大约有此五者；自「行火」至「日也」，是言用火之机；「火发」四句，是言察风以攻人；「凡军」二句，是言守数以自备，「故以攻」四句，又是因火而言及于水；「夫战胜」五句，是总言胜则当修其功，惟明良能之；「非利不动」至末，则反复极言主将之当慎警，方可以安国全军他。抑论水火无情，其机难制，人徒知可以攻敌，而不知少有不慎，焚溺之祸，反在

于己，要不可专恃之为利者。观孙子于前篇，虽深入死地，而其变化婉转，绝无危辞，独于此篇重以慎警为戒，譬之医之用毒，切切为病者叮咛，无亦虑其惨酷欤？第为战中一事，不得不言及之，此所以列于最后，见非常法也。用兵者盍深思之哉！

用间第十三 间，罅隙也，谓乘敌人之罅隙，而入之以探其情也。即今之细作，俗名尖哨；又离间敌人，开启衅疑，致彼之败，成我之胜，故谓之间，用之之道，尤须微密，故次于〈火攻〉为第十三篇。通篇作十三节看，自「兴师」至「七十万家」，是言必有劳民伤财之害；自「相守」至「主也」，是甚言日久不能用间之非；自「故明君」至「先知也」，是言君子用间成功；自「先知」至「情者也」，是言知情由于用间；自「故用间」至「宝也」，是举间之名而称其贵；自「因间」至「反报也」；是随间之名而释其义；「故三军」四句，是承上言间之当重；「非圣智」三句，是又明用间之不易；「妙哉」二句，是赞其至妙当用，「间事未」二句，是戒其漏泄当刑；「凡军之」至「厚也」，则详言用间之法，全在厚反间；「昔殷之」至「大功」，则引言上智之人，可以成大功；末则承上吃紧言以终一篇意也。盖行兵之道，其措胜也贵在先知，若欲先知敌情，非乘间而探之不可，是以当用也。然自古皆有，用之实难，盖因人之忠邪难辨也，才之能否难定也，言之虚实难察也，事之有无难凭也，初意用之，本欲其报我而间彼，一不当焉，则或饵敌之贿，而私为之输情行诡者有之，或受我之托，未能得真，无以反命，而怀惧不归者有之，苟非圣智仁义微妙，鲜不失之偏听误投，而至于败矣。故必自〈始计〉至〈火攻〉，使其习熟，方可明言，且中间篇篇皆有用间之意，特又列之于终，以为总括，若究其所

以然，则实非言语文字之能传，要在巧者之自悟也，《孙子》虽精，安得而详及之欤？

以上系将何著《孙子》十三篇的「源委」及「大旨」，照样录下，不加更动，但从这些「大旨」中已足窥见何守法先生对《孙子》的研究。如他日经济许可的话，当将全书影印，以飨读者。

孙子的哲学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有两大主流，一为道家，一为儒家，前者以老子为代表。后者以孔子为代表。可是兵家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那一主流呢？孙子生当春秋之世（与老子孔子同时），他著兵法十三篇，仅就学说本身的价值说，实与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鼎足而三，平分秋色。尤以《孙子》到了最近两世纪，译本遍全世界。各国军人莫不竞相传诵，奉为无上圭臬，更见它的伟大和不朽。不过孙子基本的哲学思想不是独创的，却有其渊源，即渊源于道家的老子，不是渊源于儒家的孔子，其实不只孙子如此，即我国历代兵家名将亦多精通道学，（请注意！道学与道教有别），受其（老子）影响，前人说：「兵道同流」。实非虚语。所以研究孙子者不可不研究老子，了解老子，更会了解孙子。

《老子》这一部书，都五千余言，虽其中非尽属论兵（仅有一部份论兵），但他的哲理却可以完全运用于军事上。日人曾将全部老子解释为「兵法」的书（我国隋书亦有「老子兵书」的记载），亦如我国近人有「论语兵学」之作（兵学书店出版），可见老子在军事学上的价值。我想古时孙子得到这一部书，熟读又熟读，终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接受过来。但他接受了它来写成了这一部震撼古今的兵书——一面树立了「中国军事哲学」（国父中山先生语），另一面却不流于玄，且升华而为「军事科学」，这是孙子进步之处。虽说孙子在十三篇中仅提到黄帝，如〈行军〉篇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按黄帝与老子同为道家之祖）没有提到老子，但有书可证，他的哲学思想即

是渊源于老子，此说并非自我始，我国学者早即有此说，日本汉学家又为兵学家北村佳逸氏在其所著：《孙子解说》一书中，曾引老子的话以证孙子，但过于零星杂乱。而像我在本文下面所做这样稍有系统的研究，与全面的对照，也许是一个尝试的创举吧。

（一）「道」为老子的本体论，亦为孙子的本体论，故孙子在〈始计〉篇列「道」为胜负悠关的五事之首位，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又列为七计之首位，说：「主孰有道」，再于〈军形〉篇强调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然而孙子之所谓「道」，即渊源于老子的「道」，老子说：「道者，万物之奥」。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说：「道将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一国元首如果有道的话，在政治上的表现为施行仁政，或救国利民的主义，那么便如老子所说：「万物将自化」。亦即孙子就战争而说，便可以「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道的功效可见。（附注：「奥」——藏也，言万物无所不容也。详阅张默生著「老子章句新释」一书。）

又，老子之所谓「道」，是含有自然的意思。他说：「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知命而尚自然。」又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今人对于这个自然的解释为「自然的法则」或「自然律」，孙子吸收应用于兵法上则认为指导作战必须顺乎自然的情势，不可违反自然的法则，因为这样，方能必胜，且易胜。他说：「善战

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又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兵势〉篇）又说「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鬪，逼则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九地〉篇）古来名将之制胜，莫非由于把握着这个自然的情势与法则。

（二）战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这个崇高伟大的谋攻思想是渊源于老子所说的：「以道著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以无事取天下。」「善胜敌者不与，」「天之道，不争而战胜。」及「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哲理。（附注：「好还」——谓循环报复也。「不处」——不肯轻易用兵也。「恬淡」——不为功利所诱也。「无事」——不战也。「不与」——不与争战也。）

（三）孙子首倡拙速主义，即现代速战速决的根源。他说：「故兵闻拙速，未靦巧之久也。」（〈作战〉篇）又说：「其疾如风……动如雷霆。」（〈军争〉篇）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这是渊源于老子所说：「大巧若拙。」及「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附注：老子此节是说善战的将帅，其用兵乃是迅速果断地（果）取得战果，决不骄矜自持，好战喜功，否则，久战下去，必致招来败军覆国之惨。「早已」——早死或早败也。）

（四）用兵作战不外奇正两端。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兵势〉篇）这是渊源于老子所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及「正复为奇。」又，孙子把奇正的运用作为战争的艺术化，故有「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同篇）之说，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极相暗合。

（五）先知为制胜之本。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谋攻〉篇）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又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又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

殆。」两相对照，若合符节。（附注：「始」，「母」——均指道也。「子」指万物也。）

（六）作战须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其战胜忒（差失也），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军形〉篇）老子说：「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又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又说：「善建不拔。」

（七）作战贵立于主动地位。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老子说：「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又说：「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附注：「主」是指用兵去进攻敌人的，「客」是指来侵我，不得已而应战，故说「不敢为主而为客。」这样，主劳客逸，进躁退静，完全立于主动地位，那就可以成为无「敌」了。附注：「行无行」——上行为行动意，下行为行列意。「攘」揜袂出臂意。「兵」——兵器。「扔」——因也。即说能立于主动它位，致人而不致于人，便可以无「敌」，胜操左券了。）

又，孙子说：「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老子说：「孰能晦以理之徐明，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是孙子渊源老子的又一证明。（附注：「徐」——慢慢也。全文是说「道」，能使黑暗变光明，能使污浊变澄清，能使万物化生。）

（八）诱敌作战为制胜要诀。孙子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老子说：「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附注：「歛」一一缩也。）

（九）作战须时加戒备，不可轻敌。孙子说：「以虞待不虞者胜，」（〈谋攻〉篇）又说：「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这是渊源于老子所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及「轻则失根，躁则失君。」的哲理。（附注：「君」一一主宰也。）

（十）辎重与作战有着密切关系。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老子说：「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十一）军机应保守秘密，不可泄漏于敌人，甚至我部属士兵亦不可使其知道。孙子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再引申说：「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九地〉篇）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且主张国家所拥有的犀利武器（如今所谓「秘密武器」，如原子弹等。）亦不可公开使敌人知道其秘密，他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孙子在十三篇中，虽没有单独提到利器要保守秘密，但军事上一切的重要措施，他都是强调要保守秘密的，如说：「不可先传」（〈始计〉篇），「难知如阴」（〈军争〉篇），「静如处女」（九地篇）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军形〉篇）等。

（十二）凡事须因人而用，尤以军中人事为然。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兵势〉篇）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附注：「执左契」——古代券契分为左右契，各执其一以为信。如史记田敬仲世家中有「常执左券，以责秦韩」之句。全文是说，圣人因人而用，只执左券以求合符信，不予苛责，以求上下相和。）

（十三）凡事必有利害的两面，尤以军事为然。孙子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又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自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十四）用兵之法，极其微妙。孙子说：「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又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放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可见其首，随之不可见其后。」又说：「大象无

形，道隐无名。」（附注：「皦」——光明也。「昧」——黑暗也。「绳绳」——绵绵不绝也。「忽恍」——闪烁不定也。）

（十五）水为五行之一，向为哲人用以喻其哲理。孙子用以喻兵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老子以水喻道说：「上善若水，水善利而不争，故无尤。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道以「柔」而高，兵以「柔」而胜，孙子本乎老子，益见相得益彰了。

（十六）孙子描写良将指挥作战的形态说：「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兵势〉篇）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惚惟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附注：「恍惚窈冥」——看不清，拿不出之状。）

（十七）孙子描写哀兵必胜说：「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别之勇也。」（〈九地〉篇）老子说：「抗兵相加，哀兵胜矣。」（附注：「抗兵」——举兵也。）

（十八）带兵要以慈爱为本。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老子每以婴儿喻道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又说：「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这也可以说是孙子行文与老子相近之处。孙子之作是言，实给予把部属和士兵看做牛马一样的带兵官

们的当头棒。但他却是渊源于老子所谓三宝之一。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慈的效果可见。如果一个带兵官能以慈道为本，不特可以使士兵勇于战鬪，而且可以导致战争的必胜。（附注：「孩」——古字，未知喜笑也。）

（十九）将军应有「静幽」「正治」的基本修养。孙子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而老子则说：「守静笃。」又说：「正善治。」及「清静为天下正。」

（二十）将军应淡于名利，不可自伐其功。孙子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又说：「故善战者之胜，无智名，无勇功。」（〈军形〉篇）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说：「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又说：「致誉无誉，不欲碌碌为玉，珞珞如石。」又说：「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又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附注：「致」——与至同。刿——锐利也。「肆」——申也。「见贤」——自己表彰也。）

（二十一）将军不可徒恃其勇敢。孙子说：「必死可杀」（〈九变〉篇）。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又说：「勇于敢则杀。」

（二十二）将军不可贪生。孙子说：「必生可虏」（〈九变〉篇）。老子说：「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附注：「十有三」——指一人之四肢九窍也。「生生」——求生也。）

（二十三）将军不可动怒。孙子说：「忿速可侮」（〈九变〉篇）。又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老子说：「善战者不怒。」

（二十四）将军不可以爱民而贻误军事。孙子说：「爱民可烦。」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芻狗。」（附注前句是说天地对万物并没有施以任何特别仁爱，都是任其好像祭祀时所用的芻狗一样，即用草扎成的狗，用完后，随便拆除和抛弃。）

依于上面的分析和对照，可知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是渊源于老子为任何人所不能否认了。老子博大精深，孙子亦博大精深，一则成为道家之祖，一则成为兵家之祖，互相辉映，各有千秋。不过老子主张「无为」，易流于消极，而孙子学老子则无此弊端，他始终是积极的——如说：「先为」，「能为」（均见〈军形〉篇）「可为」（〈虚实〉篇）等，及「求胜」，「必胜」（均见〈军形〉篇），「必取」，「必固」（均见〈虚实〉篇）等，毕竟因战争与其它一切问题不同，所争者五分钟，一时「无为」，便会生「虚」为敌所乘，而败军覆国即随之。此外，老子的战争观念是带有点灰色的，如说：「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虽然不失为一种乐不忘悲，胜不忘败的观念，但在今日正盛行着「庆祝胜利」的风气下，我们是不能这样

做的。而孙子自〈始计〉至〈用间〉虽以「不战」为上，却以「必战」为主，全书都是充满着一种雄气杀气，毫无灰色悲观的表现，很现实地系统地进行他兵学理论的建立，无怪到了今日仍为中外尊崇，师表万世了。

《孙子兵法》的解剖

中国古代兵学天才家孙武，他所著兵法十三篇，虽是一部六千余言的小册子兵书，但欲求澈底的了解，却不容易。因为：第一要有哲学的知识，第二要有政治经济的知识，第三要有军事科学的知识，第四要有古文的知识，第五要有实战的经验。固然这些条件，不是人人所能兼备，但借助于孙子批注或研究一类的书，亦可了解过半了。

《十家注》是过去了，在今日是要给它作新的批注与新的研究了。原来兵学的进化，一分是原则，九分是方法，《孙子》就是一部兵学原则的书，不独可以应用于古代，且可以应用于现代与未来，不独可以适用于陆战上，而且可以适用于海战空战上，这是它伟大之所在，也推值得我们今日来研究它的价值。

三十年来国人对孙子的研究，尤其是自从抗战以来，已有新的进展，但有价值的著作却不多见。老实说，在这方面，倒不如日本人。日人研究孙子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侵华期间竟用作慰劳品来慰劳侵华倭军。

我在扶桑，曾参考日人数十家关于孙子研究的著作，一面摄取其精华，另一面又益以自己研究的心得，写成一部《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数年来竟出了十余版，成都某军校亦加翻印，足见国人对是书的注意。最近在增订工作中，更深一层有所领悟其中包含的战争方式及战略战术的原则，实是应有尽有，既集兵法的大成，又极兵学的大观，兹列举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一、见于〈始计〉篇者：

1. 利诱战（原文：利而诱之）。类今之樊篱战术。
2. 乱取战（乱而取之）。即摧毁敌国军民斗志及造成内讧之宣传战。
3. 强避战（强而避之）。即退避作战，或「国内退军」战略。
4. 怒挠战（怒而挠之）。即激敌战法或某种神经战法。
5. 卑骄战（卑而骄之）。如佯退作战，亦可用外交方式或宣传手段示敌以弱，使其骄纵而取之。
6. 佚劳战（佚而劳之）。即疲敌战法。
7. 亲离战（亲而离之）。即孤立敌国的外交战。

二、见于〈作战〉篇者：

8. 拙速战（兵闻拙速，未靚巧之久也）。即速战速决战略。
9. 因粮战（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即以战养战之经济战。

三、见于〈谋攻〉篇者：

10. 全国战（全国为上）。即不战而屈的政略战，以此为至上至善。
11. 破国战（破国次之）。即流血的武力战，或毁灭战（又如原子战争）。
12. 全军战（全军为上）。即政略战或思想战。
13. 破军战（破军次之）。即击破敌战斗力之歼灭战。

14. 伐谋战（上兵伐谋）。即政略战。
15. 伐交战（其次伐交）。即政略战。
16. 伐兵战（其次伐兵）。即武力战。
17. 攻城战（其下攻城）。即对城寨及坚固阵地的攻围战。
18. 十围战（十则围之）。即包围战。
19. 五攻战（五则攻之）。即优势的攻势作战。如双钳形战法。
20. 倍分战（倍则分之）。即优势的攻势作战。如钳形战法。
21. 少守战（少则守之）。即劣势的（如以一当十）守势作战。

四、见于〈军形〉篇者：

22. 九地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如地中战或要塞战。
23. 九天战（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如今之空战，或伞兵之降落作战。
24. 决水战（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即集中打击战法。

五、见于〈兵势〉篇者：

25. 正合战（以正合）。即刚性战法，或正面作战。
26. 奇兵战（以奇胜）。即柔性战法，如迂回战法，奇袭战法。

27. 漂石战（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类闪击战。
28. 毁折战（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类适时奇袭战法。
29. 转石战（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重势战。

六、见于〈虚实〉篇者：

30. 致人战（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为诱致意，即诱致敌人于我有利地形而歼灭之磁铁战术，但以争取主动为主。
31. 饱饥战（饱能饥之）。即经济封锁作战。
32. 安动战（安能动之）。即饵敌或扰敌战法，或战略轰炸。
33. 冲虚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如此次中日战争中敌人在金山卫登陆作战，及大亚湾登陆作战。
34. 击寡战（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敌之所备者多，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即造成局部优势之各个击破战法。
35. 水形战（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即流动性战法。

七、见于〈军争〉篇者：

36. 迂直战（故迂其涂，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即迂回战。
37. 疾风战（其疾如风）。类闪电战。
38. 徐林战（其徐如林）。类持久战，消耗战或隐扎隐打法。
39. 山峙战（不动如山）。如守城战，阵地战。
40. 雷霆战（动如雷霆）。即军势战或闪电战。

八、见于〈行军〉篇者：

41. 山上战（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上之军也）。即山地战。
42. 水上战（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即河川战。
43. 斥泽战（绝斥择，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川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即沼泽地战。
44. 平陆战（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即平原战。

九、见于〈地形〉篇者：

45. 通形战（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即平原战。

46. 挂形战（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如渡海作战，或长驱作战，此次日寇侵华，即陷于挂形作战。
47. 支形战（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如通过湖沼地带的作战，又类似坦能堡战役。
48. 隘形战（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即隘路战鬪。
49. 险形战（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如山岳战鬪。
50. 远形战（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如渡远洋作战。此次美日太平洋之战，美以拥有最新武器，故能克服远形的困难。

十、见于〈九地〉篇者：

51. 散地战（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散地则无战。）即以本国为战场的守势战，亦可称为内线作战。
52. 轻地战（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轻地则无止。）即超越敌国境的攻势作战，亦可称外线作战，但勿停留敌国边境，须长驱直入，以期速战速决。即深入作战。
53. 争地战（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争地则无攻。）即对于战略（术）要点的争夺战，不作正面的攻

坚，宜截断其退路，或攻占其背后痛苦之点，压迫其退出而夺取之。

54. 交地战（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交地则无绝。）即通路发达之平原地作战，但对敌的进犯不宜采用阻塞战术，宜诱敌于我有利地区而击破之。
55. 衢地战（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衢地则合交。）宜用外交战。
56. 重地战（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重地则掠。）宜用以战养战的经济作战。
57. 圯地战（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圯地则行。）有时与山地战、森林战、沼泽战成为一体。
58. 围地战（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围地则谋。）宜用美人计或诈降计。
59. 死地战（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死地则战。）如突围战。
60. 常蛇战（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即机动作战。
61. 投险战（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如降落伞部队在敌后作战。
62. 脱兔战（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如闪电战。

附注：孙子原主张在散、重、争、圯等地带以不战为宜，倘若被迫在此种地带作战，就要另讲对策。至〈九地〉篇所举之战法，因多见于〈地形〉篇，从略。

十一、见于〈火攻〉篇者：

63. 火攻战（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即所谓用燃烧弹之空击与炮击或间谍放火，亦即火海战术。

64. 水攻战（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即洪水战术。

十二、见于〈用间〉篇者：

65. 间谍战（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

以上各项无暇绘图详加说明，最后给它归结一下：即第十、十三、十五、五十八等项属于政略战或外交战。第十二、三十四、五十六等项，属于经济战。第五、七等项属于宣传战或神经战。第六十五项即间谍战，其余属于武力战的战略和战术。惟在各种地形之战斗指导上，独缺市街战和沙漠战，也许因为限于当时的战争现象吧！但却有原则可以运用于这方面，这又足见孙子是如何的伟大了！

吴门外孙子的荒冢是烟灭了，但孙子所遗留于我们的兵法十三篇即是不朽的，弥久而弥光，它是兵学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尽，你需要它的金，它可以供给你金，你需要它的银，它可以

供给你的银，你需要它的铜铁锡，它可以供给你的铜铁锡；既要懂得活用，尤要补充新的方法和技术，它不是供我们陈列的，欣赏的，它是供我们用来巩固国防——准备战争，实行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的文章法

《孙子兵法》是世界第一流的兵法，而其文章的雄壮美妙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文章，自〈始计〉篇至〈用间〉篇，正如他自己所说：「常山之蛇」的首尾互相呼应。正奇纵横，又如所说：「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他实具有韩非子的正笔，庄子的奇笔。

宋苏洵评为：「简切。」日本赖山阳评为：「与其说是兵法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多贺义宪亦评说：「兵七文三。」像这样名文的《孙子》，于前人所编的《古文观止》，以及今人所编的《民族文选》、《军事文选》一类的书，于《左传》、《战国策》等书的佳作，均有列入，独《孙子》付之阙如，这也许因编者「不懂货色」，或因对兵法不感兴趣吧！抑系古来重文经武的结果？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提起孙子的文章法，真是复杂错综，一言难尽，在这篇文章里，我所要提出来说的有三：

其一是孙子的倒说笔法。

其二是孙子巧妙的比喻。

其三是孙子所喜用之字句。

先就第一项而说：孙子给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倒说的笔法，这也就是他伟大高深的兵理之所在，好像世人都是认为战胜，而天下人人皆拍手称善，那就很美满的了；百战百胜则更美满，但孙子则说：「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又说：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再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但常人往往以为：难胜而胜则善，易胜而胜，有何善之足云。俗见对于善战者之胜，正是誉为有智名有勇功，但孙子则断说：「善战者之胜，无智名，无勇功。」

一般都是恃敌之不来，恃敌之不我攻的，但孙子则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其次说到孙子中的比喻：孙子是很喜欢用比喻的，大概这是孙子有感于欲形容兵法高深的哲理非用确切的比喻不可。

一、以积水为喻，如说：「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所谓形即军形，以我之实击彼之虚。

二、以圆石为喻，如说：「故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三、以六如为喻，如说：「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

四、以率然为喻，或以常山之蛇为喻，如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所谓长蛇的阵形，在海战方面恰如单纵阵的阵形。

五、以处女脱兔为喻，如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其实不用处女，则不足以表现用兵的静秘，不用脱兔，不足以表现奇袭的神速，均为绝妙的文句。

此外，彼用「九天」，「九地」以喻攻守，「激水」，「鸷鸟」，「扩弩」，「发机」以喻进攻，又用「以镒称铢」，以喻「胜兵」，「以铢称镒」，以喻「败兵」，「水无常形」及「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以喻兵法的变化活用等等。均为精辟的比喻，耐人寻味。

更次说到孙子所喜用的字句。《孙子》全文，仅有六千余字，但字字金石，句句珠玑，令人百读不厌。就中，他最喜用「故」，「是故」，「必」等虚字。

（一）统计全书共享「故」字八十四个：

一、〈始计〉篇					
1	故经之以五事	2	故校之以计	3	故能而示之不能
二、〈作战〉篇					
4	故兵闻拙速	5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	6	故军食可足也
7	故智将务食于敌	8	故杀敌者怒也	9	故兵贵胜
10	故知兵之将				
三、〈谋攻〉篇					
11	故上兵伐谋	12	故善用兵者	13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14	故用兵之法	15	故小敌之坚	16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
17	故知胜有五	18	故曰知彼知己		
四、〈军形篇〉					
19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	20	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21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22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	23	故善战者之胜也	24	故其战胜不忒
25	故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	26	故能为胜败之政	27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
五、〈兵势〉篇					
28	故善出奇者	29	故善战者其势险	30	故善动敌者
31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	32	故能择人而任势	33	故善战人之势
六、〈虚实〉篇					
34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	35	故敌佚能劳之	36	故善攻者

	致于人				
37	故能为敌之司命	38	故我欲战	39	故形人而我无形
40	故备前则后寡	41	故知战之地	42	故曰胜可为也
43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44	故形兵之极	45	故其战胜不复
46	故兵无常势	47	故五行无常胜		
七、〈军争〉篇					
48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	49	故军争为利	50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51	故兵以诈立	52	故其疾如风	53	故为之金鼓
54	故为之旌旗	55	故夜战多火鼓	56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
八、〈九变〉篇					
57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	58	故用兵之法	59	故将有五危
九、〈行军〉篇					
60	故令之以文				
十、〈地形〉篇					
61	故兵有走者	62	故战道必胜		
63	故进不求名	64	故可与之赴深谿	65	故可与之俱死
66	故知兵者	67	故曰知彼知己		
十一、〈九地〉篇					
68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69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	70	故兵之情围则御
71	故其城可拔	72	故为兵之事		
十二、〈火攻〉篇					
73	故以火佐攻者明	74	故曰明主虑之	75	故曰明主慎之
十三、〈用间〉篇					
76	故明君贤将	77	故用间者有五	78	故三军之事
79	故反间可得而使也	80	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	81	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
82	故生间可使如期	83	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84	故明君贤相

(二) 统计全书共享「是故」字十五个：

1	是故百战百胜——〈谋攻〉篇	2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战——〈军形〉篇
3	是故卷甲而趋——〈军争〉篇	4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军争〉篇
5	是故朝气锐——〈军争〉篇	6	是故智者之虑——〈九变〉篇
7	是故屈诸侯者以利——〈九	8	是故散地则无战——〈九地〉篇

	变) 篇		
9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九地〉篇	10	是故方马埋轮——〈九地〉篇
11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九地〉篇	12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九地〉篇
13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九地〉篇	14	是故政举之日——〈九地〉篇
15	是故始如处女——〈九地〉篇		

(三) 统计全书共享「必」字四十六个：

一、〈始计〉篇			
1	用之必胜	2	用之必败
二、〈谋攻〉篇			
3	必以全争于天下	4	辅周则国必强
5	辅隙则国必弱		
6	不知彼知己每战必败		
三、〈军形〉篇			
7	不能使敌之必可胜		
四、〈兵势〉篇			
8	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9	形之敌必从之
10	予之敌必取之		
五、〈虚实〉篇			
11	攻而必取者攻我所不守也	12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13	攻其所必救也		
六、〈军争〉篇			
14	围师必阙		
七、〈九变〉篇			
15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16	必死可杀
17	必生可虏		
18	必以五危		
八、〈行军〉篇			
19	绝水必远水	20	必依水草而背众树
21	是为必胜		
22	必处其阳	23	必亟去之
24	必谨覆索之		
25	必谨察之	26	必擒于人
27	是为必取		
九、〈地形〉篇			
28	必盈之以待敌	29	必居高阳以待敌
30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31	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32	故战道必胜
33	必战可也		
34	主曰必战		
十、〈九地〉篇			
35	必亟入之		

十一、〈火攻〉篇			
36	行火必有因	37	烟火必素具
38	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		
39	凡军必知五火之变		
十二、〈用间〉篇			
40	必取于人	41	必先知其守将
42	令吾间必索知之		
43	必索敌间之来间我	44	主必知之
45	知之必在反间		
46	必成大功		

以上孙子用许多「故」字与「是故」两字在引申下文，亦在加强自己的立论，以取信吴王（因是书为献吴王而作），不暇左顾右盼之意。至于「必」字，尤为文章中特色，富有活力，斩钉截铁，毫无模棱两可，迟疑不决的可能。日人曾评为：「必字在十三篇上如常山之蛇的画龙点睛」，实非虚语。还有孙子在全书中每用到「生」与「死」两字，他不先提「生」字，后提「死」字，均为先提「死」字，后提「生」字，如〈始计〉篇说：「死生之地」，〈虚实〉篇说：「月有死生」，〈九变〉篇说：「必死可杀，必生可虏」，〈行军〉篇说：「前死后生」，〈九地〉篇说：「陷之死地然后生」，〈火攻〉篇说：「死者不可复生」，〈用间〉篇说：「故用间有五……有死间，有生间，」不待说，这是因为「兵，死地也」（赵括答母语），决非平平安安的生地，而使人时加戒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后常可死里得生，争取胜利，孙子的用意真是深切。像这样的兵法，这样的名文，真所谓兵以文传，文因兵著，兵文并茂的一部不朽的空前名作！

《孙子兵法》的名句

《孙子兵法》好此一座金字塔，庄严巍峨，气象万千。又好比苏东坡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孙子兵法》仅有六千余字，但名著并不限于字数的多寡，它不特在兵学上成为名著的名著，即在文学上亦蔚为名文的名文。日本德川时代汉学家赖山阳评说：「愈出愈奇，千古妙文。」又说：「庄妙于用虚，左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论兵也。」《现代孙子解说》的作者北村佳逸评为「东方第一流文豪」。《东洋古兵法之精神》作者多贺义尚评说：「《孙子》是名文章，十三篇皆为古汉文之模范。」又说：「十三篇中文章之最妙者为军形第四，兵势第五，虚实第六之三篇。」真的，《孙子》是名文，名句宛如明珠走盘，闪闪有光。不过我在这里所随手录出的名句，非着眼于文章，乃基于兵法之价值：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多算胜，少算不胜。

——以上〈始计〉篇

兵闻拙速，未覩巧之久也。^①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因粮于敌。

兵贵胜，不贵久。

——以上〈作战〉篇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②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以上〈谋攻〉篇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①日本近代军事上所采取的「速战速决」主义即本此。

^②闻故罗斯福总统最崇拜此语。

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以上〈军形〉篇

以正合，以奇胜。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以上〈兵势〉篇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以上〈虚实〉篇

后人发，先人至。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①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②

——以上〈军争〉篇

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① 日本古代名将武田信玄曾以「疾如风 徐如林 侵掠如火 不动如山」四句，写上旌旗，竖在军门。

^② 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于日俄之战，在对马海峡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即得此奥妙。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①

——以上〈九变〉篇

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

——以上〈行军〉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以上〈地形〉篇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① 英国罗柏士总指挥给《孙子》的译释者盖尔斯博士的信说：「孙武子兵略大部份现犹完全合于实用，英国民众理应记取下列的名言：『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①

并力一向，千里杀将。

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以上〈九地〉篇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者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②

——以上〈火攻〉篇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以上〈用间〉篇

^① 韩信本此而造成背水阵的大捷。

^② 德皇威廉第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读及此数语，不胜感慨，追悔莫及。

以上随手录出《孙子》的名句，也许可供读《孙子》者，用《孙子》者的一助吧。但读《孙子》者应从局部到整个的了解，最忌断章取义。即从〈始计〉篇到〈用间〉篇，篇篇要融会贯通，句句神而明之。我们今日遭逢着一个五千年来最凶恶最顽强的敌人——共产集团，我们为杀敌制胜，还我河山，则必须由守势转取攻势，正如孙子说：「可胜者，攻也。」但今后在突击战或反攻战上，我认为总应先从孙子所昭示吾人这一句名言着手，而最难的亦在此：「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从数字看《孙子兵法》

「数字为军事的基础」。一个兵学家或一个实战家，倘若缺乏数字的头脑，则所建立的理论必流于玄虚，战则为糊涂战。

在今日，从这一点来看孙子，更觉得孙子学理的灿烂辉煌。

孙子生于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并没有染上玄学家的色彩，即具有一副精密的数学头脑，故在十三篇中常从数字来推算胜败，来说明战理，且不流于机械，令人不能不佩服他运用之妙。

孙子的文章，雄奇豪迈，远非今日典范令可比，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文章亦多不及，日本《孙子解说》的作者北村佳逸氏赞誉为「东方第一流文豪」，史家赖山阳氏亦赞誉说：「庄妙于用虚，左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实非过言。然而一般文豪多无数学头脑，而孙子却能克服这个弱点，行文不流于玄虚，这便是他成为「万世师」的所在。

孙子在〈军形〉篇，特别指出数字（依数字的计算）在作战上的重要说：「数生称，称生胜」，至在其它各篇中为说明战理所用的数字，以「五」、「三」、「九」等奇数（单数字）数字为最多。例如：

1. 五事——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始计〉篇）
2. 五攻——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作战〉篇）

3. 五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

4. 五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形〉篇）

5. 五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兵势〉篇）

6. 五色——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同上）

7. 五味——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同上）

8. 五行——五行无常胜。（〈虚实〉篇）

9. 五利——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

10. 五危——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同上）

11. 五火——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攻〉篇）

12. 五间——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用间〉篇）

从上面看，孙子是很喜欢用「五」的数字的，这可以说是合乎自然之理，如人之五指五官。古代军队编制亦以「伍」为

基本单位，正如〈谋攻〉篇说「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又从上
面看，孙子所用「五」的数字乃在分析战理（如五事五胜等）及
比较之（如五则攻之），或比喻之（如五声，五色等），使其愈
加明朗化和通俗化，并容易记忆。

又例如：

1. 三载——粮不三载（〈作战〉篇）
2. 三月——修橧辘轳，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
月而后已。（〈谋攻〉篇）
3. 三分——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同上）
4. 三患——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三军之不可以
进，而谓之进；不知三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靡军。不
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
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谋攻〉篇）
5. 三属——诸侯之地三属。（〈九地〉篇）

以上系就时地与事而言。

又例如：

1. 九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军形〉篇）
2. 九天——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同上）
3. 九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九变〉
篇）

4. 九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九地〉篇）

九字在我国古代为数之极，所谓九变，即多种多样的变化，九地即多种多样的地势。至于九地九天乃用以喻其深和高。

其次，孙子认为战争的胜败，是可先从得算的多少来比较和计算出来的，如〈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又依于兵数的比较而决定攻守，如〈谋攻〉篇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又依于兵数的运用而使我成为优势。如〈虚实〉篇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原来兵力多寡的比较，向为决定胜败的一大因素，例如一九五六年来，韩战中的联军从北韩的大撤退，实由于共军挟其五十万大军逢蜂拥而至，且可源源增援，使仅拥有有限的二十万兵力的联军非撤退不可。孙子这个提示，更使我们明了数字在战争上的重要性。又就进军远近的数字上面计算利害得失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更可作为我们今日行军上的座右铭。

还有战争是需要庞大数字的动员的，如〈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革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同篇又说：「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箕秆一石，当吾二十石。」〈用间〉篇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所以不懂得庞大数字的需要与耗费者简直不能谈战争，尤其现代全球性的战争。

此外，〈行军〉篇把战争分为「处山之军」、「处水之上军」、「处斥泽之军」、「处陆地之军」四种，并加以证明说：「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地形〉篇分析地形为六种说：「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又分析败兵亦有六种说：「故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败之道也。」这是一种偶数（双数）数字上的分析，惟不如上述所用奇数数字之多。

要之，孙子虽是一个军事哲学家，他却具有一副数学的科学头脑，依于统计而决策，故其战则必胜，如破楚入郢，尤其完成了这一部不朽的兵法十三篇，更令人佩服他的伟大。考拿破仑在欧陆的百战百胜，由他具有数学天才实为其主因。克劳塞维慈在其《战争论》上亦把「数字的要素」列为战略要素之一。美国某战术家说：「战术完全为数字的讨论，而以方程式解决一切问题。」西欧某战略家亦说：「近代作战，乃争力的数字。」凡论

兵者，莫不注重数字，古今名将，莫不具有数学的头脑。孙子在古代的玄学气氛里，独能屹然建立其合乎科学的理论，这种治学的精神与方法，实值得我们今日来学习和研究。

孙子论将

孙子论将，开始就在〈始计〉篇列「将」与「道」、「天」、「地」、「法」同为五事之一，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从此便成为将帅应具要素的不刊之论，然而一个将帅具备此五德，在今日却不多见。孙子在〈九变〉篇又指出一个将帅应提防五危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实，一个将帅如具备上述的五德，则不致发生此五危，然具有一德二德易，而兼具五德则难，所以我们在战史上常见有的将帅被「杀」，有的被「虏」，有的被「侮」，有的被「辱」，有的被「烦」。这还是记忆犹新的事实：过去大陆上戡乱中的将领，有些不是犯此五危吗？又，孙子在〈九地〉篇指出将帅的思虑与治事作战应有的修养与态度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这是名将的条件，也是孙子的性格。再，孙子是反对风头主义，名利主义的，故在〈军形〉篇称赞善战的将帅为：「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地形〉篇又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深望主兵的将领，应该三复斯言。

孙子的「柔道」

孙子的哲理渊源于老子，故老子的柔道亦为孙子所宗，虽说孙子没有明显地提出「柔」的兵法，仅于〈九地〉篇说过：「刚柔皆得，地之理也。」但〈始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所谓「诡道」应是柔道。跟着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不是柔道吗？〈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这是以柔道为上的。〈军争〉篇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才阵，此治变者也。」〈九变〉篇又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也可以说是柔道。孙子系以柔制刚而胜为上，以刚制刚而胜次之，如〈谋攻〉篇说：「……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但他却不是唯柔主义者，亦主刚柔并用，如〈九地〉篇说：「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柔），并力一向，千里杀将（刚），是谓巧能成事。」又说：「始如处女（柔），敌人开户；后如脱兔（刚），敌不及拒。」这是孙子比老子为进一步之处。

过去我们抗战的胜利是「柔道」的表现，今日我们保卫台湾，徐图反攻，也是合乎「柔」的道理。一九五〇年麦克阿瑟元帅从北韩的大撤退也是柔的处置。

知刚不知柔，非兵法家，能柔能刚始是最伟大的军事家。

孙子的物理学

孙子的地理学（兵要地理），心理学（军事心理），在这里，姑置勿论，我所要说的仅属于孙子的物理学问题，这是从来未为人家所注意，又未见有人做过系统研究的新问题。

孙子不愧为一个科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他以物理来喻用兵之理，使战理进入一新境界，愈加高深和奥妙，一面令人感到他思想的严密与奔腾，另一面又感到不懂物理学者不足以谈兵，更难博得善胜。

在近代拿破仑曾以物理解释战理说：「一个军队的力量，和力学里面的动力一样，是依于速度乘质量来计算的。迅速的进军，对于军队发生有利的精神影响，而增加其制胜之资。」与拿破仑同时的德国克劳塞维慈在其杰作《战争论》一书，于论攻势时说：「凡是一种主动的攻击，其形势完全是上升的，这种上升渐次达到最高潮的极限，一到极限以后，便同波浪一样要下降的。」这完全引证力学来说明攻击的攻击力量上升，渐至极跟，一到这个极限便会向下降，在其超过极限而向下降时，其势反不如守者，也就是说攻势一到极限时，反对守方为有利。这真是一个不易的定理，至于现代的军事学亦常引物理学的定理来说明。

物理学为自然科学的一分科，为研究物性、力、运动、热、音、光、电、磁等现象。并以研究整理此种现象的法则为目的的科学。而用兵之理实与物理建立于同一原理之上，亦即说一切战

理战法的运用必须遵循物理的法则或「自然的法则」，方可博得善战善胜。

〈军形〉篇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在物理学上说，为质量相差，一重一轻，胜败之势，判若天渊。跟着说：「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在物理学上说为一种冲力，即物体之运动及重力加速度之作用。下述：「如转圆石」亦同此理。孙子以之形容胜者的作战，必所向无敌，胜操左券。〈兵势〉篇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拆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均系应用运动力与重力说明进军要迅速，冲击要猛烈。同篇又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意谓因势利导，自易取胜。〈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是以流水的运动现象，受着地势的限制来说明因敌制虚之理，当可取胜。又，〈兵势〉篇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物理学上为声学的研究）。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物理学上为色的混合之研究）。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在物理学上为味觉之研究）」这都是说运用奇正要有此物理学上无穷之变化，方可善胜。然于此，亦可见中国物理学在两千多年前已很发达了。孙

子巧于把物理来喻用兵之理，在这点上，我想今日西方的原子物理学家也要惊奇。

孙子的心理战

《孙子兵法》是一部全体性的战争理论，所以心理战或宣传战并非首创于德将鲁登道夫，孙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经倡导了。

心理战是「不战而胜」的战争形式，也是战争的最高理想，这就是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自可达到「全国」「全军」的最高理想。又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这正是明显地提出心理战，并强调心理战的效果。因为基于心理战的施行，可以夺了敌军的士气，又夺了敌将的决心，那有不投降之理？至于所谓「乱而取之，亲而离之，」亦为心理战的两大原则。

孙子又说：「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这，基于心理战的使用，也可以收此效果的。孙子虽没有指出心理战应用的形式，如口头文字图画等，但也许他以为这是属于枝叶末节吧！

降及近代，心理战所采用的工具，真是花样百出，就中以共产集团，尤其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心理战乃是要以事实做基础的，像今日苏俄共党只纯以欺骗虚伪为主，虽可侥幸于一时，但其最后，却非失败不可。

孙子的兵要地理

「地」在今日战争上尤有其重要性，至于古代更不用说。所以孙子在〈始计〉篇就列地为五事之一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又于〈军争〉篇说：「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地形〉篇说：「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再于〈地形〉篇及〈九地〉篇详为分析地形与地势，并提出许多攻守原则，其重视兵要地理如此。在今日战争上，众多的人口与广大的土地，依然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试看我国抗战八年，终获胜利，而得于先天条件——土地广大所赐不少。苏俄于二次大战中，未亡于希特勒的闪电战中，其土地的广大亦为一因。再看今日苏俄的不断扩大外围，赤化邻国，美国的到处寻找与建筑对俄空军基地，既成立了《大西洋公约》，又正计划成立《太平洋公约》，其对于「地」即所谓空间的重视，我想亦不下于孙子当时。

至谈到地形在作战上，例如一九五〇年末联军的进击北韩，因中了铁幕的伏兵，弄至狼狈撤退，损失不少，而由于忽略盖马高原的地形之险，亦为一因。盖马高原正为〈地形〉篇所说的「挂形」之地：「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又如〈九地〉篇所说的「围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何况联军当时又遭遇着优势的中共。

今日美苏两国未敢遽然出于交战，由于地形上处于孙子所谓的「远形」，亦为一因，〈地形〉篇说：「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故美国正致力于发展空军与海军，以补救此弱点。

孙子的时代远了，但今日我们读他的书，觉得仍是万古常新。

孙子与近代海战、空战

一般人都以为《孙子》仅是一部陆战的书，未免认识不足，其实孙子的战法亦可运用于海战、空战上。

过去日本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曾用海军学理解释孙子来教授日皇，可惜这一部《孙子御进讲录》，现在是找不到了。东乡元帅于对马海峡之役，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事后他告诉人家说，是由于运用孙子战法的结果，即所谓「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见〈军争〉篇），事前他随身带有一部《孙子》出发。

不管现代海战如何进步，《孙子兵法》仍成为制胜的铁则。孙子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正预言了今日以飞机空袭舰队的壮举。珍珠港之役，美国太平洋舰队之覆灭，即由于日本空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结果。孙子又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倘若把它更动一下——「善攻者藏于海底之下」，那就可以想到美国是如何恐惧苏俄潜艇攻击（使用飞弹）他沿海的城市了。

空战之飞机的速度为制胜要件，故自喷气式战斗机出现，那些野马式战斗机，P38型驱逐机便成为废物了。孙子说：「其疾如风」，这不啻指示空军今后发展的方向。然以今日科学的发明，工业的发达，跟着喷气式战斗机之后，又有喷气式轰炸机的出现了。像最近美国波音厂发明的B-47重轰炸机，除载重六十吨外，还能每小时飞行六百英哩以上，并飞行于二万五千呎至四万呎之间的高空，其它如B-52以至超音速的F-101等，即所谓「动

于九天之上」。但是美国并不以此为足，她正努力设计和制造「原子飞机」。

在空战上，当是兵力优势则攻，劣势则守，正如孙子说：「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观于此次韩战，美国空军常取攻势，而北韩空军取守势，就可以知道他们空战的谁胜谁败了。

孙子说：「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不啻又是描写今日的空战。

最后，孙子说：「知彼如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也是今日海战空战制胜的先决条件。然今日以雷达的发明，已易于知彼，气象仪器的进步，已易于「知天」，空中照相术的精确，已易于「知地」。所以欲求制胜于今日的海战、空战，就先要致力于此。所以不管你是海军，或空军，都要一样研究孙子，体验孙子。

《孙子兵法》与原子武器

《孙子兵法》是世界兵学的最高峰，原子武器是今日威力最大的军事武器。由于原子武器的发明，《孙子兵法》中的火攻战术得发挥到最大的战果：二次世界大战得到结束，今日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都未敢轻启战端，只是各自备战和进行冷战而已。

科学是日新又日新的，人类战争的武器永远层出不穷。百年前的枪炮，在当时会被称为无上的兵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机战车潜艇等，在当时亦被誉为最高武器，而今日俱已成为陈迹；今日原子武器的威力最为猛烈，在不久的将来，又必有更进一步的武器出现。但武器的使用，永远受着兵法的原理原则支配着，「速战速决」是古今用兵最理想的战法，亦是今日进步武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没有原子武器，则《孙子兵法》不能发挥其理想，没有《孙子兵法》则原子武器徒逞其凶暴而已。

孙子主张善战，主张谋攻，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最不主张决胜负于战场之上、锋镝之间，以保全人民生命财产，达到安国全军为最理想。所以十三篇始言计，次言战，三言谋，而以间计终始十三篇，对于火攻因其伤害之大，则切切叮咛：「明主慎之，良将警之」，非不得已而后用之，故列于最后，说明此亦战争之一法则罢了。

此次美军应用原子弹于广岛长崎，实因战争已成为久战，正如孙子说：「久则钝兵拙锐……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近于师者

贵卖，……力屈财殫，中原内虚于家……」这不就是二次大战遍地灾黎的写照吗？这样长期浪费金钱人力的无益战争，亦正如孙子所说：「故兵闻拙速，未靦巧之久也。」又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知有也。」再说：「故兵贵胜，不贵久。」的再三断语，势非速战速决不可，而后才使用原子弹——新武器，才能结束战争。诚不幸原子弹未能用于二次大战的开始，亦幸而能用于二次大战的结束。是原子弹的使用，全为战理所驱使，战局所迫成。不得已而后用之，是以战止战，非为致彼之败、成我之胜的穷兵黩武者可比。

原子武器威力之大，实足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如果使用原子武器交战，其伤残之大是不堪设想的，幸而驾御科学文明，仍是人类的精神文明；驾御战争，仍是孙子至高无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理。过去为达成孙子的「速战速决」而使用原子弹，今后为达成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而求「速战速决」，亦唯有赖原子弹以至氢弹的储备、改进甚至使用，唯有用此种伟大而猛烈无比的军事实力来正告可能的侵略者，要他们知道必将遭遇大规模报复的危险，毋轻启战端，毋冒着「破国」「毁国」去发动战争。孙子的「上兵伐谋」亦系以强大军备为背景，才可把阴谋者的企图粉碎的。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武器发展到原子武器，这个界说更见其明朗与森严了。所以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今后应如何慎重将事而「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呢！孙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

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今日世界之军民，诚当三复斯言。

世界是趋向光明与大同的，而不是趋向黑暗与毁灭的，日人身受原子弹的灾害，但日人将更奋起，日人北村佳逸说：「孙子的战斗原理，不论何时于人类也老是无限地供应着力、热、生命和希望以及一切的祈祷。」所以不论原子武器或更新的任何武器的发明，只是用以达成「速战速决」或「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或「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等等孙子的战斗原理原则，足见《孙子兵法》是永放光芒，我唯愿民主国家善自把握原子武器的优势或更新武器的出现，达到不战而致世界于大同！

孙子兵法在日本

震撼世界兵坛的我国《孙子兵法》，全文虽止于十三篇，都六千余言，但字字金玉，句句珠玑，庄严巍峨，气象万千，不朽不灭，弥久弥光，古今兵家名将皆奉为圭臬，译本早已遍英、美、日、德、法、俄诸国，就中以日译本为最佳（因汉文与和文较为接近），亦比他国为最早，其研究者注释者亦为最多。

据日本学者的考证：《孙子兵法》的传入日本，系吉备真备（六九三 - 七七五）于公元七一六年被选派来唐留学，七三五年东归，携返日本，之后，历代将相莫不竞相研究，视为珍宝。例如战国时代名将武田信玄曾把〈军争〉篇：「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名言，写上军旗，竖于军门。不过日人研究风气之盛，注释之多，系开始于十七八世纪间德川时代，在这个时代有汉学家兼兵学家山鹿素行（一七二四 - 一七八五）著有《孙子谚义》，其评说：「〈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新井白石（一七五九 - 一八二七）著有《孙武兵法选》，获生徂徕（一七六八 - 一八三〇）著有《孙子国字解》，松宫观山（一七八八 - 一八八二）著有《士鉴用法直旨钞》，吉田松阴（一八三〇 - 一八五八）著有《孙子评注》，其评说：「孙子开卷言计，终言间，非间何以为计，非计何以为间，间计二事，可以终始十三篇矣。」从素行、松阴两人的评语，益见孙子是一部有系统而完整的伟大著作。

此外尚有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论》，平山兵原的《孙子折衷》，赖山阳氏虽没有关于孙子的专著，但在他《古文典型》一书里（该书系选集中国二十余家的古名文而成），曾把孙子的军形篇当为名文而列入，惜我国出版的《古文观止》一书尚未注意及此。并评说：「庄妙于用虚，左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其对孙子文章的赞扬有如此。

自然明治以前，日人关于孙子的著作，并不止此，不过要以上举各书为佼佼者。明治时代，仍以素行、徂徕、松阴的著作风行于世。这是日本向外发展，对外战争的一大转折点，甲午战争之后，继以日俄战争，乃木希典大将于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曾以私费出版素行的《孙子谚义》赠友。东乡平八郎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联合海军总司令，出发时，曾携有《孙子》，于击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后，道其至胜之理，运用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原则所得的战果。

不过《孙子》的注释书进入一新阶段，应是开始于三十年来的昭和时代，可以说在此以前的注释书仍不脱我国十家注的窠臼。昭和以来，日人对这一部古董般的兵书，就应用新方法、新学理、新资料来研究和注释，使《孙子》的面目焕然一新，与时代密切配合起来。不得不说这是我国兵学界所望尘莫及的。

在这个时代，由于日本积极向外发展，北进与南进，欲征服中国，又欲征服整个太平洋，自然急需兵法，所以注释《孙子》的书，有如雨后春笋。我先后得到的有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我国有译本）、又著有一部小本子《孙子》、板井末雄的

《孙子评释》、福本椿水的《孙子训注》、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又著有一部《兵法孙子》、多贺义宪的《东洋古兵法的精神》、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的《孙子例解》、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陆军少将樱井忠温的《孙子》、空军少将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又著有一部《袖珍孙子》，当时曾增印五千册以慰劳侵华日军，内容的丰富与精彩，真令人叹为观止。忆民二十二年，我在热海养病时，首先读到的是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该书系着重于哲学来解释孙子，并附有若干英译孙子，其〈自序〉说：「孙子的战斗原理，不论何时，于人类也老是无限地供应着力、热、生命和希望以及其它一切的祈祷。汉民族自在黄河流域建筑了文化基础，春风秋雨，五千多年了，其间不知死生了多少人，用剑或有优于孙子，用笔而贤于孙子者实无一人。」连读数天，大感惊异，因而引起我日后编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的兴趣。

现代日人能注释《孙子》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了，他们注释孙子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运用孙子已达于巧妙的境界，但仍有其未知和忽略之处，观念上亦犯了很大的错误，最显著的有如下数点：

第一、他们对《孙子·作战篇》所说的「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的拙字，均未知原义。原来孙子的哲学出自老子，而这里所谓拙，乃出自老子所谓「大巧若拙」，非真拙乃大巧也。至于巧久的巧，乃小巧。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

第二、他们对《孙子·九地篇》所说：「方马埋轮，未足恃也。」均用旧时解释，谓缚着战马并埋了车轮，这也是未深知之故。殊不知，古时民族，当进入农业经济时代，就遭遇游牧民族的压迫，乃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井田）——开许多阡陌，许多沟渠，以阻止敌骑兵（方其足）及战车（埋其轮）的突击，使不能驰驱自若，如入无人之境。是说设险亦不足恃的。

第三、他们往往以为日本的武士道即孙子的所谓「道」，这是最错误不过的，孙子所谓道，要表现为仁师义战，而他们过去却专门发动侵略战，既侵华，又攻略太平洋各国，在表现为无道，无怪非失败不可。又他们虽醉心孙子的「拙速主义」，即所说速战速决战法，但侵华竟陷于久战，以至不能自拔。尤其孙子所主张的不战而屈的最高战略，如〈谋攻〉篇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竟视若无睹，全以攻略为主，无怪弄到一败不可收拾。

第四、这是他们一个最大错误的观念。现代染有法西斯细菌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是抱着一种轻视观念的，可是他们虽轻视中国人，却又五体投地崇拜孙子，在这种矛盾心理之下，只得歪曲事实，如北村佳逸称孙子为「东方第一流的大文豪」，尾川敬二称孙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大场弥平称孙子为「东洋的兵术」，孙子明明是中国的孙子，他们都避而不用中国二字。甚至到了战败之后，最近仍有一位将官在其著作里满纸一律以「东方」代替「中国」。说孙子是「东方的兵圣」、「东方的思

想」、「东方的兵学」、「东方的军事哲学」、「东方兵学值得夸耀的地方」，而不肯直说孙子是「中国的兵圣」、「中国的兵学」……，甚至指孙子为「东亚」的人，其欲掩耳盗铃可见。我们非加纠正不可。

自《中日和约》签订后，两国重归于好，我希望日人从速改正错误观念，从新研究《孙子兵法》，共同运用《孙子兵法》来反共产反侵略！

《孙子兵法》证明中共犯台必败与我反攻必胜

《孙子兵法》是世界一部现存最古的兵书，也是世界一部最有价值的兵经，它的价值，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反如一颗明珠，永放光芒。其所建立永久不朽的原则，顺之者胜，逆之者败，不特可用以说明过去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胜败，即未来新战争的谁胜谁败，亦可凭而推知。十多年前我曾把它证明日军侵华的必败，也用它分析德军攻苏的必败，结果都应验了。民卅九年共军犯台谣传极盛之时，有许多人正在提心吊胆台湾将守不住，所以我便抽暇来写这一篇芜文。

日人过去很醉心孙子，其研究孙子之情，与著作之富，世界莫与伦比，然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其最初的胜利基于符合孙子，而最后的大败，则由于违反孙子。今日朱毛以至各级共军将校虽亦研究孙子，运用孙子，侥幸取胜于大陆，如欲攻台，则非失败不可，因为他攻台的初步已经失败，同时又犯着孙子「不可攻」的原则。

朱毛向精于「用间」，对孙子所说的五间——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过去莫不尽其利用之妙，且不「爱惜爵禄百金」，又「赏莫厚于间」。故在未战之先，其间谍群已满布我内部，到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窃取机密，所以往往弄至一接战或未接战，我军便瓦解了。朱毛今日能够夺取了整个大陆，我想他必私心窃喜地说：「我用间成功了，我得第五纵队同志们的帮忙太大了。」可是他这次对台的用间，即失败得很惨，也可以说是他对台进攻初步的失败，在这一次用间上，他却弄到一个

吴某当他的高等间谍，想欲把握着孙子所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的原则，不料吴某被破案了，再有洪某蔡某相继破案，几把所有共谍一网打尽，我想朱毛攻台的三军，将难「所恃而动」吧！

然而朱毛在苏俄的指挥之下，一为要巩固既得政权，二为完成征服亚洲的迷梦，攻台之举，跃跃欲试。然而攻台将是怎样违反孙子的原则，且让我来个分析：

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为制胜的先决问题，共军如攻台，他对这四个问题，因上述共谍的相继破案，决不会全知，极其量知其一半而已。正如孙子所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如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始；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然而共军仅知其半，是没有必胜把握的。尤以在地利方面，我扼有台湾海峡之险，如无优势海空军，绝难飞渡。在天时方面，台湾每年则有所谓七、八、九、十月的台风季节，如今年台风季节前不能进攻，便要等待次年，次年此季节前不能进攻，又要等待再次年，这样坐失时机，必招致恶果无疑。倘若冒险进攻，一遇台风，则恐未接战而全军已葬身鱼腹了。一〇二八年元师远征日本的惨败，即因不知日本的天时，当时元师数千艘战船集中于日本的鹰岛，鹰岛原为飓风所常通过之处，且潮流激急，宛如我们的台湾海峡，正在准备向日本本上登陆时，适值七月之晦，飓风挟其暴风雨而至，把元舰打得翻天覆地，人马漂流，十万雄师尽填恶

海，不久元也亡了。至于拿破仑与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失败，也是困困于「冬将军」，天时的难测有如此。

守势为最有利的作战形式，克劳塞维慈有此主张，孙子早有指示，他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而今日台湾乃守势作战的最理想基地，且又无守势作战的弱点——兵力劣势，现我海空军既比共军占优势，即当面陆军亦占优势（就共军的渡海运输力说），乃立于「致人」的主动地位，共军如不发动犯台则已，否则，必定会遭受到我之歼灭。其次，共军的渡海来攻，更犯着孙子几个不能犯的原则，如惰归、乱哗、远劳与饥饿等，孙子说：「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共军攻台的最短距离为自闽浙沿海基地，所乘的机帆须经过十五至廿五小时的航行，在这漫长的航行中，除迭遭我海空军的轰击，死者死外，其未死者气亦颓丧（惰归），加以舟小颠扑于惊涛骇浪之中，身心疲劳，又因晕船呕吐，不思饮食而陷于饥饿，上岸时混乱不堪，或发生哗变，（或未动程时已发生哗变，如厦门有共军两团为怕驱其渡海攻台，便哗变了。）像这样的军队，已变为疲兵、病兵、乱兵之群，是不能战的，战则必败。反之，我军则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那有不胜仗的道理。过去日俄之战，东乡元帅于对马海峡，大败由波罗的海东来的俄国舰队，于战后道其致胜之理说：「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已可想见。

又，共军的攻台将无粮可因，因我必实行坚壁清野，而陷共军于如孙子所说：「军无粮食则亡」。再，共军的攻台，亦等于「攻城」，孙子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因今日台湾已成为堡垒化，俨如一座钢城。共军如来攻，我适等于「以礮投卵」，不只杀其三分之一，必杀其全数，不只成为朱毛的小灾，且成为大灾，由此趋于灭亡。

还有，我军对共军的侵入作战，正可发挥「常蛇战」的优点，孙子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就是说，倘若共军攻我基隆，则远在高雄之兵朝发夕至，攻我高雄，则基隆之兵亦然，攻我台中，则高雄基隆之兵俱至，推而至于到处被攻，亦莫不皆然。即由我具有铁路与公路交通便利的优点，何况我守台之兵，又是孙子所说：「死地则战」，「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的哀兵。

孙子的原则将在台湾的攻防战上得到颠仆不破的证明。本来朱毛以共产独裁为荣，已将所有国粹摧毁殆尽，但他却不敢轻视孙子，尤摧毁不了孙子不朽的原则。依于上述，可见朱毛如攻台，势必惨败，其逃不出孙子的原则，正如当年德日逃不出孙子的原则一样。然而他却迟迟未敢动手，也许因准备未周。但孙子说：「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所以朱毛攻台固败，不攻台亦败，我们且正视着吧！

在这里再让我从《孙子兵法》证明反攻必胜吧：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又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胜负矣。」现在自由中国政府施行善政，整军经武，与大陆共军统治下的奴役人民，穷兵黩武相对照起来，我们是得道者多助，无道之共军必日趋灭亡。所以他日反攻，我们是必胜的。

在共军暴政之下的我大陆同胞，不胜其清算、斗争、虐待、奴役之苦，已纷纷起来抵抗，起来革命，他们都翘首等待着我们的反攻，日甚一日，有如大旱之望云霓，这不就是孙子所说：「上下同欲者胜」，所以我们的反攻，是外呼里应的，是有不战，战必胜的。

孙子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又说：「善用兵者，……必以全争于天下。」，我们蒋总统自革命战争，以至领导抗日战争，及今日的反共战争，每每在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时，竭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领导全民，革命战争完成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今日的反共战争，在我全民坚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也是必定胜利的。现在美国在维持世界的和平，又为避免生命财产的牺牲，屡屡对于假想敌不轻一战，既然不愿一战，又要使其听命就范，他唯有运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原子弹和更与日具新的新武器，已经保持相当长久时间「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以至达成我们民主阵线所共同谋求的「必以全争于天下」以保全人类的安全与繁荣，较之毁灭人类、毁灭世界的共军，在孙子的「谋攻之法」我们的反攻复国也是必胜的。

现在我们自由中国和民主阵线的军民，甚至中国大陆被奴役的军民，与共产党的对峙，都是日趋尖锐化，都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一到时机成熟，非战不可，我们民主阵线的战势必如孙子所说：「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一般的势态，万马奔腾地扑向共军，此又孙子所云；「胜者之战」也。

中国大陆地面广大，沿海海岸线漫长，我们反攻时，共军是防不胜防的，正如孙子所云；「敌之所备者多，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是以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再坚履孙子之言：「并力一向，千里杀将」，反攻自操必胜的左券。

孙子说：「施无法之赏」，这是激励将士的最有力原则。如拿破仑的善战善胜，一时巍然君临全欧，固由不世的天才，但凭「施无法之赏」而奋发人类的本能，青年血气之士踊跃集合于军旗之下，三军之众的功名心得以满足，这种策略是不可以忽视的。今日我们台湾青年都踊跃到军中去，和大陆的义胞都同样在国仇家恨的愤怒中急于反攻复国，又同样地处于「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的境地，在政府励士赏功政令之下，一旦反攻号角吹起，我们战争也是必胜的。

我们现在正日夕加紧准备一切反攻的事宜，一定要达到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准备，而后进行必胜的反攻。反攻之期虽有迟早，但时机一到，便可反攻。总而言之：反攻一事，由于我得道者多助，准备周到，官兵用命，士气旺盛，登陆有方，游击空降等之配合，共军起义，民众响应，联军参

战，势必如孙子所谓的「护驾」、「发机」般秋风扫落叶地光复整个大陆。

最后我再郑重地告诉大家：

台湾是必守的，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伦三岛」。

反攻是必胜的，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反攻欧陆。

“人生是苦与乐交流于他的心田，是成与败编成他的历史。
《孙子》是一部「圣经」，倘若你苦闷时，拿起读读，必会快乐
风生，雄心万丈；倘若你失败时，翻开研究研究，必可鉴往知
来，呼吸着成功的气氛。”

—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后记 1937 年